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顧重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識在  
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知微知  
彰導世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興亡明理亂知

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被髮而將戎覩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

殷箕子為太師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  
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  
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  
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  
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遂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  
世而為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  
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

于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  
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  
晉人敗諸穀獲其三帥丙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良夫曰王室其

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  
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  
久乎夫王人者將尊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  
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  
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  
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  
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  
于羸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  
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  
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

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荆蠻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應蔡唐皆姬姓應武王子

所封鄧曼姓陳媯姓也

北有衛燕翟鮮虞路雒泉徐蒲

衛康叔之封燕召公

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也路雒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

西有虞號晉隗霍

揚魏芮

八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號魏叔之後西號也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

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

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

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鄒為大

號東號仲之後姬姓也鄒

姬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比二國為大

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

不敢不許

妻子曰孥賄財也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

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

二邑號鄆

蔽補丹依睪歷莘君之土也

言克號鄆則此八國皆可得

若前莘後

河右維左濟主芑駝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  
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

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姜齊姓嬴秦姓荆芊楚也

代更干犯也言其代強更相犯也

姜伯夷之後也

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

嬴

伯翳之後也

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

其後

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哀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

州何如

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

對曰其民沓

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

開謂邾南謝北也虢鄆在焉邾後屬鄭鄭衰楚取

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教者是也

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

而未及周德

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躡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而周訓

之是易取也

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

且可長用也

長用

公曰周其

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

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

窮固

角犀謂頰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

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

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

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

聰耳正七體以役心

役營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

平八索以成人

平正也八索者謂八體以應八卦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

口坎為耳  
民為手

建九紀

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正藏五藏又有胃

勝臑腹臑也紀所以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之動也賈唐云九紀九功也

合十數以訓

百體

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者百官各有體屬也合此十數之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出

千品具萬方

百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之官位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

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

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云十

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嘗核備也數極於核萬方曰核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

收其嘗入舉九核之數也

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

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  
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  
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  
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  
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  
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

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人以為卿士而  
乃妖嬖之臣用之於位佞倖之臣置之於側者

也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曰縶弧箕服

實亡周國

山系曰縶弧箕木名服矢房也

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之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共處曰同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殄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殄在櫝而藏之傳郊之至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猿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棠正幅曰幃化為元龜以入于王

府龜或為玃玃蜥蜴象龍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

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孤服者方戮

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姒

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褒姒褒君王遂置之置赦也而嬖是女也

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

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

也滋益也

申繒西戎方彊

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舅繒  
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

衰故戎秋強

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

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子界

若伐申而繒與

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

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

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

衰諸姬其孰興對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

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

秦仲嬴姓附庸  
秦公伯之子為



宣王大夫詩叙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  
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鳥且國大故近興也 公說

乃東寄孥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十邑謂號鄆  
鄆蔽補丹依

曠歷革也後桓公之子武公取十  
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

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

騷亂也

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

而秦晉齊楚代興

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亂謂阻兵  
而安忍

以

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絲見棼緼  
益所以亂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

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兵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

則過刑刑過則親離也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涖盟及盟軟如忘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洩伯鄭良佐鄭大夫如

洩伯鄭良佐鄭大夫如

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于曲沃

晉文侯卒于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

之

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

家

卿置側室

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

大夫有貳宗

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為

相輔也

士有隸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

有等衰

庶人無復尊卑惟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覲覲

下不冀望上位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

乎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  
意取於戰相仇怨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  
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

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夫名以制義

名之必可言也

義以出禮

禮從義出

禮以體政

政以成禮

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嘉耦曰

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自古有此言

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

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周名以諷諫

鬪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

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趾足也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

諷諫楚子辭焉

不解其音故拒

之八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

鄧曼楚武王夫人言

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狃仗也蒲騷役十一年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

撫小民以信也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訓諸司以德也

見莫敖

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咸莫敖以刑也

不然夫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騶甥聃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

過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甥請

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

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

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

申年楚子伐鄧

伐申還之年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

徧舞

昏舞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叔虢公字

曰寡人聞之哀樂

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

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

去盛饜

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

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鄭伯殺子頹

享王于闕西辟樂備

闕象親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

原伯曰鄭伯效尤

其亦將有咎

原伯原莊公也言效于頹舞徧樂也

五月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  
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

以速縣

縣楹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倣無

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  
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  
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蓄其子  
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  
雖好色必惡心好美也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



其情以厚其欲也厚益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

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奔

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謂史蘇知難本

士蒞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

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犇祖父也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永安縣東北

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

為大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

伯不亦可乎

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猶有令名愈其

及也

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為晉殺申生傳張本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

卜偃掌晉大夫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

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

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  
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

僕人贊

聞之曰太子殆哉

也 殆危也

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嘗無

嘗不立

奇異不立  
不得立

使之出征先以觀之

觀其  
用衆

故告之以

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

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  
亦離傳曰金寒玦離

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

險

害其身必

外危之

外危使之  
攻伐也

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

衣也

狂夫方相氏之土也阻古阻字將服是衣必先阻  
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

驅疫也

其言曰盡敵而反

言謂狂夫  
祭詛之言

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虢大夫也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

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

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虢

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在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繇靡曰

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

狄

恐怨深而

報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

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年之言

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

過殺我社稷之鎮

芮冀芮鎮重也

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

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

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

無後

無後嗣

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志識及至

及文公入

文公重耳

秦

人殺冀芮而施之

冀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

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歸

既會先諸侯而去

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晉侯欲來會葵丘

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

在莊公三十一年

南伐楚

在四年

西為此

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

其在亂乎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

在祭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晉侯乃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虢地在弘農陝

北縣東

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

之鑿

鑿所以自昭

而益其疾也

驕則生疾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

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為下五年  
晉滅虢張本也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僑

如先聘且告見

使先修聘  
且告將朝

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

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

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魯執

政之人惟畏其強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

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

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

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殺

主猶名也

主德義而已

賞得人罰當罪是為

德義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

在賓為介工介所以佐相禮儀

王孫說與之語



說讓說

說好也言好讓也

以語王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

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維

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

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文

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媯姓乃后稷之

元妃

媯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

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殽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使越椒來聘執幣  
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  
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

離下震上豐

之離

三三

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

无人三歲不覿凶義取无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

不過三年間

一歲鄭

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

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

桓子晏嬰父  
宣子高固也

日子家其亡乎

懷於魯矣

子家歸父  
字懷思也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歸  
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

脤宜社之肉也盛以  
脤器故曰脤宜社者

出兵祭  
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以致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肉也

戎有受脈神之大事節也

交神之節

今成子情棄其命矣

情則失中和之氣

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

卒于瑕張本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

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

子游公子偃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士鄭伯行疾故東過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

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也  
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侯

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壽終也

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商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

夫

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假

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渠里

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

曰夫狡焉

校猾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

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疆者又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以此為

戒勇夫重閉况國乎

明年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

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

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十七年郤氏亡矣

又晉欒黶來乞師獻

子曰有勝矣

平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襄公十年六月鄭子耳伐

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

競乎競也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

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

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東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

殺之及欒弗忌

欒弗忌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曰郤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既殺

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郤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鄆而反文子謂其宗

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矯乃脅欒中行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禦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侯也乃

奔翟三月厲公弑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鄆使卻至告慶于周末

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

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

交酬好貨皆厚

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

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

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尊焉可以

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

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背宋之盟一也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一年至十六年楚鄭背盟而伐宋薄德

而以地賂諸侯二也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

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申叔時幼弱司馬子反建立卿士而不用其

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夷楚東之夷也三陳夷鄭楚罪

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方方剛卒伍治整諸侯

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

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

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

我則彊之

欒樂書  
范士變

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

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遂楚君之卒勇也見

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

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

吾曰桓  
公自謂

抑晉國之

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卻子位在七人下  
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

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

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

三子荀趙樂也得卻至四人言已之材反優於往四人也三人

之中無有所不及

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

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

蓋夫

人性凌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

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今卻至在七人之下

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

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

也故傲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功不亦難乎佻天  
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  
何三代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  
奉義順則謂之禮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  
羞姦勇為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  
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  
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又柯陵之會單襄

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犯人凌卻

犇見其語迂

犇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也迂迂回如誣人

卻至見其語伐

伐好自伐其功

齊國佐見其語盡

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

魯成公見

言及晉難及卻犇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

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瞽史焉知

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

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



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  
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  
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  
棄其德言喪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

偏喪有咎

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一為偏喪偏喪有咎咎及身也

既喪則國從

之

既四者盡喪國從而亡

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

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戎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

毒

腊音昔厚味喻重禄腊亟也若酒之味厚者其毒亟

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

伯錡也叔  
犛季至也

犯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

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滛

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

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

國德已國

有德也鄰於不修  
與不修德者為鄰

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大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

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  
因名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適于穆姜欲逐季氏而專

魯

其利淫矣流之若何

言其所利驕淫之事流之故之者何也

魯侯歸乃

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  
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  
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  
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  
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  
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  
有憂未嘗不感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

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

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大子晉周

天六地五數

之常也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冥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經之以天緯之以地

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而成之也

經緯不與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

祚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

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

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

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

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感不肯本也被文相德非

國何取

被服文德人以四行輔助之必得國也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

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

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終上有乾乾天

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

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

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次成公而往者

必周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

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

畀予也三世為君而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名也孫曾孫周也

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謂僖公

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稱矣襄

公曰驩此其孫也

比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

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

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

襲合也三合德夢卦也

吾聞之太誓故

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

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

仍數鮮寡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

殆將失國也

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

召周子立之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

厚高國子也

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

厚與光俱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

五年殺其君光傳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子亡辭  
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  
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

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王弱政教微多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

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



瘠則甚矣

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疾

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

公子追舒也二十二年殺追舒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

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

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

作起兵也

寧將事之非鼠而何

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欲使其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

謂能辭齊禍

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身言  
行事當常念在已

身也順事怨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

下軍

代欒  
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  
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

問降階何由

問自降下  
之道何由

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  
駁也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

階猶  
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

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

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太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

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

太叔儀也

曰嗚

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

遑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

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始終可成

思其復也

思其可復

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逸書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

一人以喻君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

奕圍棊也

其何以免乎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

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

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工之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

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殿良霄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

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

吾曰

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

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

通太子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子班

弒其君傳

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

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敢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政

由一以介于大國

介間也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為昭八年楚滅

陳傳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謀救蔡也

不書救蔡不能

書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

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

盈楚惡

蔡必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

必復王惡周天

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

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狐父晉大夫

游吉鄭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復

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

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震下坤上

之頤三

三

震下艮上頤復上變得頤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亂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

反失道已遠速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

德不修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失道已遠人無所歸

能無凶

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言楚君必死君往當送之

楚不幾

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速

吾乃休吾民矣

息

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是年鄭伯如楚康王卒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晏

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納歸之公

無邑與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歇盡也

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

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

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又襄公作楚宮

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

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

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

齊諡稠昭

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庶子則

以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

非

適嗣何必涕之子

言于野非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

不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哀哀衽如

故哀

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知其不能終也

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北宮文子衛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文子見

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

狐庸巫臣之子也成

七年適吳為行人

通路也

通吳之路

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

其果立乎

延陵州來季札邑

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

闞戕戴吳

在二十九

年戴吳餘祭也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

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

不失民

民歸德

度不失事

審事情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

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

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

涕

情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

兆於死所矣

兆有死

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

曰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

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官惟知齊將為陳氏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

為鍾

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取

之貸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如賈

在山海不加貴

民參其力二八於公而衣食其一

言公重賦歛

公聚

朽蠹而三老凍餒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

國之諸市

履賤踊貴

刑足者多

民人疾痛而或噢咻之

噢咻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其

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叔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

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

人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

女嬖寵之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

皂隸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

悛以樂惱憂惱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今讒鼎

之銘讒鼎名也日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



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也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

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也惟羊舌氏在而

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後皆如之又云齊晏來聘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

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

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宴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宗器無雕鏤儉也身聿除絜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避怨

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飭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鷹保明哲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

昭言

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姓生也言不思親則

不為祖考所歸祜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

謂蒐比蒲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

不忌君也

也忌畏

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

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單子單成公

視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

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

表野會設表

以為位

衣有檜帶有結

檜領會結帶結

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檜結之中所

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

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

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無守氣矣

是年單成公卒昭十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

曰子干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人求利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

惡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謀策謀也

有謀

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也

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无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  
陳蔡方城外屬焉苛虐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

指庶子而出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有鮑

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齊桓公出奔莒

自管先入衛人助之也

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

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子餘趙衰

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

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  
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

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

有國子干果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  
昭公十五



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  
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

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  
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

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瘞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瘞器之來嘉功  
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天子諸侯除  
喪當在卒哭

今王既葬而除  
故譏其不遂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  
不能遂

服猶當靜默而便  
宴樂又失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夫

經矣

夫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

言以考典

考成也

典以志經七經而

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趙文子問于叔向曰

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

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伯也

對曰中行知氏

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

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

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昏昏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

民缺缺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公

以取鄭  
故也  
夏四月公至自晉  
晉人德公得歸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

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

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自往見之乃信回言  
子服氏有子

哉  
有賢子也

莒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  
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莒

引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九月

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二於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魯昭

公十八年春二月己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周大夫得過之族

而代之也位居棗引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

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己卯日與桀同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

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

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室所壓而死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

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獻公亦立于猛未及而卒周

之亾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謂川崖摧也今西王之

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

王城之東既而子朝亡故曰東王

鬪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常鬪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

與之語問蓄貸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

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

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

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賓獻

賓享贈獻貢也

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

於民

郵過也

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

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

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

者以庇民也

庇覆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

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

惟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郟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

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

先大夫子襄也

而相楚君

無令名于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

羸瘠日日甚也

四境盈壘道

瑾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倣

倣依

是之不卹而蓄聚不厭

其速怒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

心之愠也

愠怒

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犯

子常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成王穆王

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

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

靈王不顧於

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

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待猶衛也

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

鄭昭王奔隨

叔孫昭子名婞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位

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蓼蕭詩小

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雅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者也

昭子曰必

亡宴語之不懷

懷思也

寵光之不宣

宣揚也

令德之不知同

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

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嫡子位以長幼齒

大夫送葬者

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

詩大雅

今蔡

侯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其年秋

七月日有食之於是叔輒哭日食

意在於憂哭

昭子曰子叔

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

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

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

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

惟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

賤人人亦賤已

能有禮乎無禮必

七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  
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  
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  
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服

離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設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

哉

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蔡子

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

而居之服無所怪之也

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聞諸大夫

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為君

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國難言子但自

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也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無不憂之也

齊

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也子謂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伯

州犂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昭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言以憂生

事事成

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也言先知雖有憂難

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共承大國命不

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小旻詩小雅其

卒章義取非惟暴虎憑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治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

退會子

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

而禮

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

子與子家持之

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也

皆保世之主

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樂憂齊子

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書三

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類物

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  
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趙

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

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孟曰亡乎對

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言欲補助之者多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

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厯五年多則不啻

趙孟視陰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陰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及誰能待五

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

翫將也愒貪也

其

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年之年

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

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問鄭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久

無禮而好凌人

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冬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之

昔

吳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

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

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



罷死轉

轉遷徒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昭二十

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吳也

踵楚

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脩邑能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

汭水名

楚公子倉歸王乘舟

歸遺也

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

壽夢楚大夫

王及圍陽而還

圍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鍾離不書告敗畧也

沈尹戌曰亡郢

之始於此在兵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

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

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詩大雅厲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人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叔

鞅至自京師

葬景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

閔馬父曰子朝

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

宮

逸

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明

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

也樂祁佐

禮助宴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

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哀而樂

皆喪心也心之精真是

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亦公卒傳

公若從

從昭

謂

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宋元夫人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

文子武子平子

魯君

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

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

于齊  
傳

子冢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鄆

陽虎季氏家臣  
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子冢子曰天命不愆久矣

愆疑

也言棄  
君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言君據鄆衆以  
與魯戰必敗亡

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冢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

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

叔寬曰周長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長叔違天高

子違人天既厭周德甚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

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于後期故曰違人也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為哀三年周人殺甚弘六

年高張來奔起地

彪僕衛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

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

僕曰將建天

子立天子之居

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

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於大陸焚焉

禹貢大陸

在鉅鹿北絕遠疑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疑此田在汲郡廣平曰原

還卒於甯

甯今脩武縣近

吳澤

陳寅宋大夫也定公六年秋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逆

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

楊木名

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

也已

知范氏必  
慈將歸禍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以其為  
國死

史黼衛大夫也公叔文子朝而請饗靈公

欲令公  
臨其家

退見

史黼而告之

史黼  
史魚

史黼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

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鮪曰無害乎臣可以免

言能知臣禮

富而能臣必

免於難上下同之

言尊卑皆然

戍也驕其亡乎

戍文子之子

富而

不驕者鮮吾唯子見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

焉

與禍難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

戍又將去夫人之黨

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

夫人愬之曰戍將

為亂

為明年戊來奔

關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人郟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

五年冬楚子入于郟

吳師已歸

初鬪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  
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

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玉朝者之贊

子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

體何以能久

嘉事朝禮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為主其先亡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邾子益歸傳

仲尼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甄甄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君兩失之亡國之

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樵李也越子使大夫種因伯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

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後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

竇

后緡相妻娠懷孕也

歸于有仍

后緡有仍氏女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牧官

長之甚澆能戒之

甚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虞為

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后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其害

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君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為成一五百人為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墟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

艾謀澆

女艾少康臣謀候也

使季杼誘殪

種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

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

為吳難

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

所加厚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  
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  
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

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

注民聚財富  
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

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  
池二十二年越入吳

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

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秦吳也夫

秦養也若人養犧牲  
非愛之將殺之也

諫弗聽使於齊屬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鑄鏤以死

艾陵役  
也屬鏤

名劔將死曰樹吾墓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公孫彌牟衛人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吳人藩衛侯之

舍既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子之公孫彌牟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

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輒后卒死於越

智伯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于

藍臺

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

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段規魏桓

也子相

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

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邾氏有車轅之難

邾

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  
一轅矯既屨於厲公而滅三郟在魯成十年趙有孟姬

之讒

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母莊姬通於趙嬰二兄同括欲殺之孟姬慙怨讒於景公公殺之魯成十八

年

欒有叔祁之難

欒欒盈也叔祁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宿通盈患之祁愬於宣子

遂滅

藥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

函冶范臯夷之兄也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欲為亂於范氏

中行寅與范氏和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

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

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物事也

今主一

宴而恥人之君相

君康子相段規

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

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

有晉陽之難段規乃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

伯者遂滅智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  
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太史屠  
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周威王見而問  
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  
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公曰是何害為又示以  
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舉公曰是何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滅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

之對曰中山次之威王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屠黍嘿而不對威王固問對曰君次之威王乃懼求之長者得義疇田色而禮之二賢人得史駢趙駢以為諫臣去苛政之三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

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

格至也

國之亡也天與之

亂人與善諛之言威王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

棺柩置地

上謂之肆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  
之齊齊王欲留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  
將亡所舉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忠則言盡矣  
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  
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

此五者無倖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達未道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言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

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為

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

矣

齊稷下先生喜議此事邾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斨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邾忌以為設以為辭邾忌

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邾忌淳于斨之徒禮踞邾忌之禮卑淳于斨等稱辭響忌知之如應響淳于斨等辭詘而去邾忌之禮踞淳于斨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絛虿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

居暮年封以下邳號

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為大將軍過外黃徐子

劉叔別錄曰徐

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朱

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

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則富

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  
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  
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  
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  
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左元城齊虜魏  
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敗

吳起衛人仕魏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

吳起衛人也為

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  
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也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

於岸門

岸門邑名也

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

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

釋棄也

今去西河而

泣何也吳起拭泣而應之曰子不識

識

君知我能而使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

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

今君聽讒人之

議

讒人王錯也議言也

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魏國從此

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

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

河果入秦秦日益大

果猶盡也

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臼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

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時絀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也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



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

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  
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  
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于  
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  
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披褐食牛期  
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  
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  
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繇餘聞之歎關請見

卓昭曰歎叩也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之也

此五殺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關非所以為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惡蓄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提於令今君又左建

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  
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  
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  
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闔許及切戰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  
之徑矛干將之雄戰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  
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貧商於之  
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  
朝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  
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  
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  
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敗公子

印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

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

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徐廣曰京兆鄭縣也

秦發兵攻商

君殺之於鄭黽池

徐廣曰黽池或作彭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狗曰

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

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

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

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

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高陵君名顯  
琅邪有高陵

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

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  
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西人鴻門曾勸項羽擊沛公項羽不忍沛公脫

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  
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  
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叅二國爾臣願奉淮南地  
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從代  
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徙封淮陽王武為梁王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帝立三年而吳



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州濟南也

西鄉京師

讀

曰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

兩國亦反誅誼至大中大夫

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常

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

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以鉄束頸也

音其炎切稱病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子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  
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遂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削東海薛邵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繫綴耳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  
於市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

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與  
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  
失光復問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  
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  
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  
尉者凡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亡  
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

必害之

右上也  
害傷也

霍氏乘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

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

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

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

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

爛者在於上行

行音胡  
郎切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

讀鄉

日向次  
下亦同

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

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  
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  
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  
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帝迺  
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外

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年王氏果代漢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中常侍王闕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闕性有智畧聞咸言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

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哀帝末賢  
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為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  
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  
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  
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  
兄伯升又拔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

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

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

玦決也今早決斷也

更始竟

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  
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果遇  
害

馬援為伏波將軍卒初兄子壻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兄  
平陽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貨居故國為人尚氣節  
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



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邈丁鴻事相連坐死雒陽獄而磐子肅出入北官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

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  
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  
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  
果以貴滿致災禍亦幾不免

杜安清高絕俗雒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嘗逃避不見時  
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慮後患嘗鑿壁藏  
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

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邵為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

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舉時稱疾不住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淹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大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於評論

劉寬為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遼鄉侯

六百戶

遼音錄

陳寔靈帝時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丘洪皆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高傑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後芬果敗洪乃服歆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為尚書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  
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  
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捕吏  
除元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  
有變嘗為兵衝宜避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  
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李傕等出  
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為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  
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  
重豐曰若君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  
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  
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矣柰道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  
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



越喜悅外內盡賀擘獨不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  
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  
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  
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  
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擘後至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為紹謀臣辛  
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  
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

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錄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復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嘉為軍祭酒卒

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

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  
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又將攝  
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  
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  
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

程昱事太祖為東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  
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  
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

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

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備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徃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

周瑜初見袁術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後至偏將軍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薨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綏誅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頌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貪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劉寔為太常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貧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

生子夏寔竟坐夏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  
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  
眠耶知大傳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  
卿何慮也濤曰吐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  
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祐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嘗識卿前語

祐曰此非知慮所及其先識不逮如此

杜預初為魏鍾會鎮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徵及鍾會作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瓘遣田續計艾初艾之下江繇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舍之及瓘遣續謂曰

可以報江繇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

衛瓘字

其不免

乎身為名士位居摠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

謝終如預言



蒯欽為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不  
回駿輔政大夫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玠濟為  
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  
當跣我我得跣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  
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雒陽不干祿求榮  
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  
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

敢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於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禮論以非之馬隆泰始中稍遷司馬督郵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即位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廢禮簡做城陽王尼工綏書疏謂人曰伯蔚

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  
尼曰伯蔚未聞我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  
江統為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  
氐帥齊萬年統深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上  
之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王敦為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  
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  
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璞以母憂去職未朞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為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劉琰為丹陽尹每竒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還琰言於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

常宜抑之勸簡丈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琰以為必尅或問其故琰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涼張寔平趙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四十隨邑人行取雒陽倚嘯上東門王衍

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維吾觀其身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前燕慕容皝終慕容興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俱受顧托興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誅發伏謀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實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

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  
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  
敗俄而冲為段末延所殺

中山冲  
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李驤諫不從竟立班  
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為雄子越所殺  
宋蔡興宗為吏部侍郎時廢帝即位興宗親奉璽綬廢  
帝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  
嘉容終之少禮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  
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崇祖書  
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王思遠為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晏  
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計相  
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  
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



兄思徵曰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  
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  
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  
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  
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  
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外

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嘗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江淹為秘書丞齊永元中崔崇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為北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聞之曰雖僭同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

祭上祖須血食  
古禮百王不易  
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義之告

有職者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及  
裔胄子弟為景軍所掠漂流入他國者蓋數十萬義之  
亦歸于陳

何敬容為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  
其將慕顯及景身與眾共沒朝廷以為憂敬容等見東  
宮太子謂曰淮此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得  
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

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

陳虞寄家閩中陳寶應據有閩中寄寶應所留及寶應起兵作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薇宮寶應得之甚悅惠標齋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惠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標後竟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大中大夫

後魏高允為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

時著作令史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宋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宋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穆多侯為司衛監孝文宋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使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北齊陽休之右北平為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雒周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為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

心整知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姚僧垣仕梁為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紀綱僧垣深憂謂親故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杜門聞者皆揜口竊笑及大軍克荊州僧垣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涕泣而去入仍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章鼎初仕陳為大府卿後主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

居僧寺友人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

源師字踐言初仕齊為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先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唐劉幽求初為朝邑尉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而不及武三思幽求謂桓敬等曰莽操雖去產祿猶存噬臍無及桓敬不能從後果為三思誣構死于嶺外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為魏博節度志圖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為節度副悅奸謀頗露庭玠謂悅曰爾藉祖父遺業可稟受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若與鎮鄆同為叛臣耶自兵亂以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

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  
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鬱憤而卒

皇甫鏞為河南少尹時兄弟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  
鏞惡其太盛每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鏞頗不悅乃求分  
司除右庶子及鑄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  
罪徵為國子祭酒

梁趙犛唐末為忠武軍節度使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  
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為子孫之計故因解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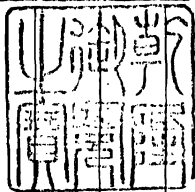
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為太祖立生祠於陳朝夕謁拜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後唐許寂字閑閑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筆策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代

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  
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敵有約赴難元信入說郎曰張  
敬達雖圍晉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之衝虜至其  
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  
欵示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郎不納

張礪為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軒  
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法如  
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

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